

# 帝王陵与盗墓贼

程应峰

说到墓葬，不能不提及帝王陵，那可是纷繁、富丽、深邃、神秘的所在。这样的墓葬，平民百姓是难得一睹真容的。真入了眼的，便注定难逃宿命，会很快消散在历史的尘烟。

墓葬，先要选址。选址有这么一说：祖墓的风水，会影响后人的命运；一国之君陵墓的风水，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命运。传说顺治帝有一次来到京东燕山山脉，在凤台岭之巅远眺，向南望，平川似毯，尽收眼底。朝北看，重峦如涌，万绿无际。日照阔野，紫霭飘渺，山川壮美，景物天成。顺治帝发出由衷的赞叹，十分虔诚地向苍天祈祷。他站在风水相宜的地势，对左右侍臣说：此山王气葱郁，可为朕寿宫。说着，将手上佩带的白玉扳指取下，扬下山坡，道：落地之处定为穴。就这么一扬手，成就了顺治皇帝之孝陵。

不同的时期，墓葬各异。秦汉时期，帝王陵多是覆斗式的，如传统的量米斗翻过来盖在上面，恰似缺少了顶尖的埃及金字塔。到了魏晋时期，帝王陵以巨大厚实的山石砌成拱形，缝隙用麻鱼胶粘合。及至唐代，开山为陵，工程庞大，气势雄浑，舍我其

谁，天下第一。宋明清后，陵墓的建筑风格既注重地面建筑，又将地宫墓室建造得诡异坚固，让盗墓贼难以下手。

无论哪朝哪代，帝王陵中都沉积着数不清的宝物，件件价值连城，有的墓室还有搬不走的壁画。宝物在古墓中搁置久了，自身也有了灵性，那是百年千年积累下来的厚重感，历史感，神秘感。正因为有数不清的宝物，才有了常人无法想象的防盗设施。或流沙护墓，或落石伤人，或暗器翻板，或毒气笼罩，或遇氧自燃，不一而足。诸如积石积炭积沙的防盗术比比皆是。积沙是在棺椁固定之后，往墓坑内填沙，沙的填入量下自墓底起，上至地面八米处止，深达百米。盗墓者如果采用掘盗洞的办法企图进入墓室，那么刚挖出一个洞，流沙便马上会将这个洞重新填满。除非把整个墓室内的积沙都运走，不然就只好望沙兴叹了。

有盗就有防，有防亦有盗。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用在墓葬与盗墓这两方面再恰当不过了。帝王之家的依山为陵，防盗，完全是受了民间崖墓的启发。如何封闭洞口，如何

反盗墓，工匠煞费苦心。铁水浇筑，就是其中的硬招之一。据载，乾陵墓道与墓门间用吞条填砌，多达39层，用石近四千块。石条之间用铁栓板拴拉，每三层上下用铁棍穿联，再用锡铁熔化灌缝。

铁水浇筑的破解法被盗墓贼称为粪水术。就是天天用酸性很强的粪水来浇灌锈蚀铁汁，经过较长时间后，便可轻易地打开墓室。也有以虚葬防盗的。传说，诸葛亮去世后便设疑冢多处。诸葛亮临终前有遗命：葬汉中定军山。诸葛武侯真墓是虚冢，而位于定军山西北角的武侯之墓，倒被认为是真的，由此民间有了真墓不真，假墓不假一说。但据考证，武侯之墓是诸葛亮的衣冠冢，也不是他的真身所在。疑冢处处，还真的让盗墓贼困惑、苦恼。

盗墓笔记说，盗墓的人，北派拜的是钟馗，南派拜的是黄王。为啥？钟馗捉鬼啊，胆大啊，可以上天入地啊。黄王呢，是黄巢啊，能武能文的领袖级人物啊，对于朝求升，墓求合的盗墓者，拜一拜他，披上看不见的不死甲冑，也是颇有道理的。

# 芒种

乔兆军

芒种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芒种，五月节，谓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芒种的两头，一头连着收，一头连着种，有人把芒种解释为忙种，真得恰如其分。

芒种时节，成熟的小麦要收割，若遇连续阴雨天气，容易倒伏、落粒、发芽、霉变，为了不使快到手的粮食毁于一旦，农人必须抓住短暂的晴好天气，抢割、抢运、抢脱粒。清人王时叙在《商周山歌》中写道：旋黄旋割听声声，芒种田家记得清。几处腰镰朝露湿，一行肩担夕阳明。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一幅三夏龙口夺食图。

我师范毕业后，分配在一所乡村学校教书，每年的芒种时节，镇里都要组织教师帮助老乡割麦，名曰三夏四抢。割麦的日子，炙热的太阳烘烤着，我们汗流浹背，挥舞着银镰，麦子就一片片倒下了。农人为了保证麦子晾晒归仓，总是边割边打，这样断断续续至少要累上十几天。如今，随着机械化作业，大大缩短了收割时间，人们再也不用弯着腰一把一把割麦子了。尽管如此，芒种时节我还是会回到农村，去感受那浓浓的农忙味儿。

农谚云：割麦栽秧两头忙，官家小姐出绣房。芒种是一扇门，一推开，繁忙就扑面而来。农人总是把时间排得满满的，丝毫没有空闲。田间地头，到处是他们忙碌的身影。

麦收完毕腾出了地，旱作物棉花和红薯的幼苗马上要移栽。玉米、花生、芝麻、黄豆等经济作物也该播种了。农田里，翻耕、灌水、平田，耙过的麦茬田白亮亮的像一面镜子。一队人马早已站成一排，一双双灵巧的手来回移动，所到之处，一行行娇嫩的禾苗，整齐的像木匠弹出的直线，在微风中泛起一层层绿波，蕴含着浓浓的诗意。但醉人的风景没有使庄稼人冲昏头脑，他们的心里明镜似的，三分靠种七分靠管，今后的日子，还有许多忙事在等着。

芒种是最有诗意和文学味道的节气。林清玄在《六月芒种》中写道：芒种，是多么美的名字，稻子的背负是芒种，麦穗的承担是芒种。有时候感觉到那一丝丝落下的阳光，也是芒种。诗人左河水也写道：艳阳辣辣卸衣裳，梅雨潇潇涨柳塘。南岭四邻禾壮日，大江两岸麦收忙。

站在芒种的节气里，我被这气势磅礴的劳动激情挟裹着，震撼着。种地如此，人生亦然。生命的丰厚来自于耕作，耕作的过程必定繁忙。芒种不种，过后落空，那么就趁着现在正当时，赶紧在自己的土地上种下一份心愿吧。

# 父亲节 (外二首)

西杨庄

又是一年父亲节  
父亲不会过这个节日。他不知道  
今天是他的节日。更不知道  
远方的儿女在给远方的父亲写诗歌颂  
或者纪念。即使他不识字

父亲不识字，也没听说过世上还有这种洋节  
他只认识乡下的桃树、李树、稻草、麦子  
麦田在父亲的视线里金黄，而母亲  
母亲就是父亲幸福的节日  
守候，在自己汗水润湿的每一段岁月里

今天是父亲节  
父亲应该心事沉重，这个  
黄皮肤的男人，不会在这个节日里流泪  
但他的目光一定会落在麦穗  
他的情感脊梁也一定会更加深沉  
深沉，如同弯腰的桔杆

而他的脚印，他踩过田埂的一个又一个脚印  
在漫长的生活时光里一直轰响着，谴责  
哥哥的忙于生计，我们自己的小家小天地  
唯独，我们很少想起他  
只有在这个洋节来临的时候才突然想起  
今天是父亲节，父亲在哪里

父亲啊！今天是父亲节  
我也想给您写一首诗，歌颂您。而您  
却再也听不到我的喃喃祝福，天堂里  
是否也有这个节日  
哦，父亲！

老爸和我

小时候  
父亲、牛、犁和父亲手中圆形的鞭哨以及  
翻出黄土的比我的个头还深的土沟  
构成了我儿时贪婪的乡土画

稍大点我成了懵懂少年  
父亲和牛退出了我的视线  
而女老师那悦耳动听的声音里以及  
她那手中散发着粉尘的白棍棍，则  
固定成了我少年时候原始的素描课

再后来我住进了城市  
远离了乡下的老爸老妈  
被我深情注视的妻儿和  
让人厌烦的大都市的浮华与烦躁  
则泼墨成了现代生活的水彩画  
而我这个城市的舶来品  
却屡屡在梦中走进儿时的土沟沟  
一次又一次贪婪地  
倾听父亲甩出的圆形的鞭哨声

大 父亲 老爸和农夫  
蹒跚学步的时候

我管您叫 大  
那时母亲总是指着您对我说  
那是你大！

迈入校园的时候  
我学会了书面语言您管您叫 父亲  
那些文绉绉的老师总是吓唬我说  
再调皮就告诉你父亲

当我鲤鱼跳龙门进入了用水泥钢筋筑  
垒的城市  
我听到从那些水泥墙上传来的回音  
都是 老爸 的另类解读  
而那些城里孩子总是嘲笑我说  
乡下人，你应该学我们叫 爸爸

风儿吹了一年又一年  
春天来了一回又一回  
对您的称呼已经换了一茬又一茬  
每一次的改变  
都使得您额头上的皱纹更深一层

给予了我骨骼和生命的您啊  
其实只是把黄土地深深地烙进瞳孔里的  
农夫  
明亮的时候 麦子在田垄间劈啪着抽穗  
浑浊的时候 堆满了金灿灿的收获  
如我对您的称呼一般  
沉甸甸

